

我国戏曲行当，人们常谓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。京剧中的“末”行久已被“生”行所替代。保留“末”行并成为一个主要行当的剧种，仅有汉剧、辰河戏、荆河戏、巴陵戏等，而其中唯汉剧“末”行成就最高。百年以来，可谓人才辈出。最著名的应为被誉为“汉剧泰斗”的余洪元，其后还有胡双喜、刘炳南、魏平原、胡桂林、余春衡、王长顺、袁双林等。而至今仍被人称之为正宗汉剧名“末”的，无疑当首推贾振南先生。

——初露锋芒——

贾振南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考入武汉市汉剧团（汉剧院前身）汉剧训练班，后转入市艺校汉剧科学习一末。先后受教于杨鸣亮、孙凤琴、余春衡、袁双林、朱丁已等名师门下，打下了牢固的“末”角基础。上世纪 60 年代又正式拜胡桂林及昔日常与余洪元同名的著名“六外”表演艺术大师周天栋为师。胡桂林曾被梅兰芳、周信芳、许姬传、徐慕云等名家称之为当今唯一的余（洪元）派传人。两位名家同时收贾振南为徒，其目的即共同传授汉剧“余（洪元）派”艺术之真谛。

论及汉剧“一末”，徐慕云先生在《中国戏剧史·汉剧篇》中感叹地说：“汉剧以末角为最难，极不易学。班中人云：‘学得好十个小生，难学一个好老生。’良以此角唱做并重，所演之戏，多属忠良一派，做白尤须有独到之处，方能号召观客。各园每倚之为台柱，亦以此也……数十年



来，汉班只一余洪元堪称全才，即演平沪，亦颇著佳誉。其杰作诸剧，如《失印救火》、《四进士》、《盗宗卷》、《打囚车》、《天雷报》、《复汉图》、《法场换子》、《乔府求计》等，俱脍炙人口。”

贾振南之师胡桂林、周天栋因长期与余洪元同台配戏，耳濡目染，故得其真传甚多。诚如徐慕云老先生所云：“汉剧‘一末’，首先要有一副富态的好扮相，一条苍劲的好嗓音，一双有神的好眼睛，一身表演自然会做会表的好身段……”这一切似乎都是贾振南“天生”具备的。胡桂林、周天栋看中的除此之外，还有贾振南“聪慧机敏、擅长模仿、精于融化，自成一格而又不失‘一末’之本色的综合艺术素质”。贾振南在正式拜胡、周为师之前，能戏颇丰，举凡“末”、“外”当家代表作，他皆能胜任。胡、周二师收其为徒是要让他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；精益求精，卓尔不群。”因此，周天栋每有与名家交往，如在汉接待周信芳、刘毓中、苏育民等名家，身旁常常带着贾振南，为的是让他受到熏陶。胡桂林每演一出，必让他观看一出。散戏之后，还常带他回到家中，边品茗饮酒，边说戏谈艺，常至三五更……师母爱其徒，特备小床让贾振南在师父左右聆听教诲。汉剧老一辈艺术家爱才惜才育才重才的佳话不胜枚举。在此试举二例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初，武汉汉剧院决定排演由著名作家姚雪垠先生编写的《王昭君》一剧，剧中王昭君一角由时任院长的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大师陈伯华主演，剧中宰相匡衡原定由时任副



贾振南先生

院长的头牌“一末”胡桂林担当。胡桂林爱才心切，主动让贤，力举徒弟贾振南演 A 角，他本人屈居二线。贾振南闻知，再三推让，经陈伯华、周天栋、胡桂林等前辈热情鼓励与支持。贾振南终于出色地完成了匡衡的艺术创作，赢得圈内圈外一致好评。

还有一次，剧场悬挂出了胡桂林、周天栋联合主演“余派”名剧《乔府求计》的戏码，卖座极佳。贾振南照例欣然前往观看学习。谁知演出之前，胡桂林突然自称“胃病复发，不能登台”，请求向观众说明，由徒弟贾振南代他来主演。“救场如救火”，只是“师父”的“火”是否“救”得下来，贾振南胸中如同打鼓。站在一旁的另一位师父周天栋“板”着面孔说道：“师父叫你演，你就演！有我保驾，你还怕观众把你哄下了台不成？”于是，贾振南只好诚惶诚恐登台演戏。一招一式，一丝不苟，一板一腔，韵味无穷。加之名家配戏，丝丝入扣，演出中

观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，时时报以热烈掌声。戏演完了，贾振南忽然看到正在为他端水卸装的师父胡桂林走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不错，唱的、演的都是那么回事啊！哈哈哈……”

贾振南诧异地问道：“师父，您的病……”

师父说：“我的病么……是假装的！我要不装病，还能让周老这样的大名牌陪你演配角么？这都是师父的一计哩！哈哈哈……”

周天栋老先生也爽朗地笑着说：“这个计是我们两个人定的！北京的马连良先生让台培养冯志孝，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我周天栋与胡桂林也要捧一捧，抬一

抬你贾振南哩！你没听观众说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贾振南问。

“有的观众说，我周天栋演的鲁肃往旁边一站，你小胖子演的乔玄倒有几分像当年的余洪元哩！”周老夸奖地说。

几句话把贾振南心里说得热乎乎的！后来陈伯华闻知此举，一见贾振南就笑盈盈地说：“小胖子，小洪元来了！”

贾振南心知肚明，他深知这是老一辈汉剧艺术家对晚辈的抬爱与鼓励。艺无止境，他还要继续攀登艺术高峰。贾振南在同辈艺友中成名较早，名声也一天一天大了起来。

他在学艺期间，就曾赴武昌东湖小礼堂为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“余派”名剧《兴汉图》。

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主席来汉访问，贾振南荣幸地参加了会见及相关活动。

叶剑英副主席来汉视察，贾振南与关正明等京剧名家一起，放歌高唱汉调《收姜维》“……扭转汉室如反掌。”此时，关正明演



贾振南在“纪念胡桂林、周天栋百年诞辰暨贾振南从艺五十周年”演唱会上演出

唱的是叶帅的“八十抒怀”，京、汉名家的演唱，喜得叶帅朗声大笑，眉舒目展……

贾振南还曾先后参加《闯王旗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等剧的演出，他所扮演的南霸天令京剧同行赞不绝口。

1985年，武汉市楚剧团创作排演的《狱卒平冤》奉调进京。剧中巡抚一角，武汉文艺界上上下下异口同声推荐贾振南出演。贾振南作为汉剧名“末”，此番“客串”楚剧，不负众望，获得了该次戏剧节中唯一的全国一等奖，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彭真委员长的亲切接见。彭真委员长握着他的手不住地说：“你把巡抚这个人物演活了！”

贾振南在戏曲、影视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，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，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与赞扬。近年来，不论专业还是业余，请贾振南演出唱戏，他都不计较报酬，有请必到，时常“露一手”，让观众品味一番“余派”的“余韵”，回味一番“胡派”的“神彩”。

自成一派

鉴于贾振南半个世纪以来为汉剧和戏曲事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，为了弘扬民族戏曲，振兴汉剧艺术，武汉市戏剧家协会、武汉晚报、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、武汉汉剧院、武汉市艺术学校及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、汉剧爱好者等欲为他举办“汉剧表演艺术家贾振南从艺五十周年”纪念活动。此前，贾振南一方面深表谢意，同时他谦逊地说：“我的艺术全亏师父辈精心



贾振南先生(左)与武汉戏剧家协会秘书长萧湘合影

传授，今年恰好是胡桂林、周天栋二位师傅百岁诞辰，我提议纪念活动的主题应该是纪念恩师，我个人从艺五十年只是个副标题。”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举办单位的首肯。在这次活动中，贾振南粉墨登场，主演了“余派一末”经典名剧《兴汉图》、《三国志》。省、市戏剧专家就贾振南在“一末”行中所继承和创造的“贾派”艺术特色，专门召开了学术研讨会，与会者认为，“贾派一末艺术特色”主要表现在：

传统深厚 融会贯通

贾振南的启蒙老师杨鸣亮是汉剧“天”字科班的佼佼者杨天声先生之高足。杨天声“生、末、外”的文武剧目皆能得心应手，且能打鼓操琴，是一位“六场通透”的“通才”。20多岁就收了杨鸣亮、黄鸣振、周鸣皋三个弟子。杨鸣亮作为杨天声的大弟子，继承了其师特长，也是精通演唱与文武场面的高手。杨先生给贾振南的“一末”戏开蒙，直逼“余派”原腔原调，原汁原味。加之以“丝弦”相配合，以“鼓板”相约束，贾振南学习不到半年即能登台演出，出场便像模像样，合

规入矩，俨然是个“大角儿”的派头。经杨鸣亮先生“贯腔”，并注重“末”角之“脑后音、共鸣音、苍迈音、宽厚音”的严格训练。贾振南之声腔根基牢，板眼准，音色苍，韵味正。随后，贾振南以“转移多师是吾师”的追求，融“胡桂林与余春衡”声腔为一炉，得胡桂林之“厚重”，吸余春衡之“清冽”，而自成一体。其“贾派”声腔融众家之长，而又不失为“一末正宗”，近半个世纪以来为人所公认，形成了“深沉苍劲，醇冽酣畅，凝重大气，稳健豪迈”的艺术特色。

唱做俱佳 善学善化

贾振南不仅注重唱，且注重衰，注重念，注重做。他几乎学遍了胡、余、周三位在世艺术大师的“代表剧目”和“拿手好戏”。如胡桂林的《兴汉图》、《碰碑》、《白帝城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四进士》、《五丈原》、《乔府求计》、《法场换子》、《收姜维》、《蓟州堂》、《失空斩》等；余春衡的《扫松下书》、《青风亭》，周天栋的《烹制砌》、《六部大审》、《搜孤救孤》、《大合银牌》、《状元媒》、《红书宝剑》等。

他把诸位大师的精湛技艺，如胡桂林“宽厚纯正”之声腔，周天栋“铿锵有力，节奏明快”之念白及颇富变化之眼神、动作，余春衡“以声传情，稳健细腻”之韵味等一一细品细嚼，善学善化于一己风格之中，故才成为了技艺全面的表演艺术大家。他不仅能演“胡派”之《兴汉图》、《收姜维》，“余（春衡）派”之《扫松》、《清风亭》等“重头戏”，还能娴熟主演“周（天栋）派”之《烹蒯彻》、《六部大审》、《状元媒》等念白，表演吃重的“骨子老戏”。诚如他

恩师们共同所期待的），其关键在于能把先辈恩师的表演艺术精华熔于一炉，并形成个人特有的风格，贾振南不愧为汉剧“末、外”行集大成者。

演人演心 创造革新

“汉剧泰斗”余洪元给自己定立的艺术标准是“演一出戏，就要演活一个人物”。他在《兴汉图》中所演刘备，仅过府探病“撩袍、抓袖，一步一顾”的身段、动作与眼神，便把刘备挚爱孔明之心情表现得无比急切，被誉为“活刘备”；《四进士》中之“二公

港凤凰卫视台多次播放）。贾振南的“笑功”，堪称汉剧“一末一绝活”。胡、周二位先生之“笑”，大多短而促，但出情，出彩。而贾振南的“笑”，则根据不同人物，不同心境，在继承师辈基础上，有所发展，有所创造，他的“笑”大多较长，从缓到急，由低至高，不笑则已，一笑准让观众喝彩。他在《王昭君》、《清风亭》、《满江红》、《红灯记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、《狱卒平冤》等创作剧目中所塑造的艺术形象也堪称个性格鲜明，光彩照人。如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南霸天，他的老师周天栋晚年还曾主动向他学习后才上演哩。

在贾振南五十多年艺术生涯中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创新与创造；一刻也没有中止过求新求变。这种“变”既有梅兰芳先生所倡导的“移步不换形”的“变”（主要是传统剧目）；又有跨越行当，一改“旧形”的全新创造（主要是创作的历史与现代剧目）。像贾振南先生这样的“一末”奇才，在湖北省、市两家汉剧院中，已成后继乏人之势。欣闻汉剧将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“口头文化遗产”，为使近四百年的汉剧文脉不断，“一末”古调之音不绝，贾振南先生目前在有关方面和有识之士的关心扶助之下，正与人合作撰写《我与汉剧大师们》一书，以期留下“散金碎玉”，企盼后辈“穿成珠玉”，熠熠闪光。



武汉市文艺界知名人士祝贺贾振南演出成功

在“研讨会”上所言：“余洪元老先生精美超群的艺术高度后人可能是难以企及的，特别是他个人气质几乎是旁人根本就学不会的。今天只要看看他的几张剧照，听听他的几张唱片，他的神采，他的神韵，他的气质，他的份量就自然显露出来。而我是以胡桂林、周天栋、余春衡这几位先生作为追求目标的。除了我的唱尚不及恩师胡桂林外，我的表演至少可以说超越了他老人家。”贾先生的自我评价，与会者一致认为是准确的。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（这也是他的

堂”，宋士杰已掌握顾读贪赃枉法之把柄，余洪元表演时绞袖背手，信步公堂，一阵冷笑由抑到放，话中藏刺，弦外有音之语气，把宋士杰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，被称为“把宋士杰演活了。”贾振南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，演戏一贯注重演人物，演心灵。在纪念他从艺五十周年的演出中，他在《三国志》中扮演诸葛亮，当草船借箭后回营见周瑜时，周瑜暗藏杀机，诸葛亮成竹在胸，贾振南精心处理的“三笑”，精确老到地表现了诸葛亮此刻的心情，赢得阵阵喝彩（该录像后曾在香